一、特殊的连队

         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（一九六九年——一九七六年）六师二十五团三营二十七连是我下乡的连队，邮箱地址，防字六零九信箱三分队二十七小队。二十五团的前身是七星农场，现在依然叫做七星农场；六师师部设在二十五团部，这个地方我们给取个地名叫建三江，是建三江农场管理分局所在地，如今已经具备小型城市规模，飞机场、国际铁路和贸易口岸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。

 建三江垦区土地肥沃，沃野千里，资源丰富，生态多样化，盛产稻米和大豆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，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，商品粮率达到百分之九十，耕种机械化率百分之百。世界上最大的农耕地号：万亩大地号就在七星农场，江泽民、胡锦涛、习近平先后来到七星农场参观调研。

在二十五团这个庞大的农业生产组织里有一个渔业队，即二十七连。人们对这个连队的生活方式、工作方式和环境不太了解，但时常又听到一些传说，于是，这个连队被蒙上一层神秘而又传奇的色彩。

    二十五团团部在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富锦县二龙山以南几里地。从团部再向南有一条砂石路，沿路是二营地界。到了七队即二十二连，大道转向东南进入三营辖区，路就变成了土路。土路一直向东南延伸，从二十三连直至二十九连，三营所有的连队都坐落在道路的北边，因为路南边就是沼泽地了。唯独有一个连队从二十八连向南一拐，义无反顾地奔向沼泽，这就是二十七连。就是这一拐，拐出了扑朔离迷的神奇与精彩。

二十五团属于富锦地界，但是，二十七连的渔梁子在挠力河与七星河的交接处，那儿，肯定是在抚远县境内了。还有一个归二十七连管辖的莲花泡在挠力河东岸，属饶河县境地。所以，一个小小的二十七连，竟一身跨富锦、抚远、饶河三县，大概在兵团的连队里绝无仅有吧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二十七连坐落在二十八连南面一里地的地方。距离团部大约九十里，除了二十九连，就数二十七连离团部最偏僻遥远了。连队的东边、西边、北边都是茂密的树林，南边是一片开阔的坡地连着大沼泽，东南和西南都是浓密的树林边缘，就像舞台上的遮幅，将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在中央最美丽的景色之中。二十七连的脚下是平坦的草甸子、远处是漂筏沼泽，最远处是起伏的山峦，抬头是高高的蓝天白云。

    土路在二十八连向南转弯，从二十七连的中心通过，将连队分为两半。西边一排干打垒是食堂和知青宿舍，宿舍的南边是简陋的篮球场，再南边就是木工房。七零年夏秋我们又建了一排宿舍和木工房连着。路的东边是三排家属房，家属房的东南边是猪号、牛号、羊号和砖厂。

    土路穿过连队继续向南延展大约一里地向西一拐，然后再向南三四百米就是绿草茵茵，低洼水湿的沼泽地了，至此所有的树林都被甩在了身后。从东至西看不见尽头的沼泽地就像苍天铺就的绿地毯，云浮青甸，花海片片。南边蜿蜒逶迤的完达山就像一条天际线映入我们的眼帘，望山跑死马，春风欲渡关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就是全国有名的挠力河湿地七星河区域，风光秀丽，景色迷人。它位于七星河的中下游，居富锦、宝清、饶河和抚远交界处，东西长二百多公里，南北宽几十公里，总共有六千五百多平方公里。这里是候鸟栖息和繁殖的地方，具有保持水土和调节气候的重要作用。现在，又是观光旅游的好去处。沼泽地的南边是连绵起伏的完达山，完达山是长白山的延脉，东西长四百公里，海拔五百至八百米，总共一点二万平方公里，是黑龙江省东部最大的山脉。

     沼泽地和山脉从东至西横卧在二十七连的面前，宽广辽阔的茫茫沼泽上流淌着两条河：沼泽的南边即完达山边，咆哮着一条挠力河，自西南向东北依山而行。它的水源来自山上的雨水和融化的雪水，也叫控山水。山水裹挟着泥沙从山谷中顺坡而下，奔腾汹涌，水深流急。浑浊的河水贴着山边辗转冲过抚远平原，消失在乌苏里江。另一弯河流在湿地中间逶迤而行，它有个美丽的名字——七星河。河水自西向东流淌，水源来自地下水和沼泽地储存的雨水。由于沼泽与河槽之间落差极小，河水从容荡漾，水流浅平安稳。清澈透明的河水里长着水草，鱼儿的游动明晰可见，七星河水流淌到外七里沁子这个地方，羞羞答答地钻进挠力河的怀抱。

挠力河是乌苏里江的一级支流，七星河是挠力河的支流，又是乌苏里江的二级支流。在这两河之间的湿地里造化出无数的河汊湖泡和温泉。

    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，世上万物都是由阴阳组成。在我眼里，七星河是含情脉脉的姑娘，挠力河就是激情澎湃的小伙子。完达山是雄壮伟岸的男人，沼泽湿地是温柔腼腆的女人。我们二十七连人，生活工作在这风景如画、山水奇特的天地之间也算是福气啦。

         二十七连过去以渔业生产为主，进入七十年代渔业资源枯竭，开始兼产副业。我们主要在七星河上捕鱼，捕鱼的主要方法是在河上河边构筑渔梁，俗称鱼亮子或渔湸子（关于渔梁的名称和这种捕鱼方法随后还会详细介绍）。捕鱼的季节在春天、秋天和冬天，夏天是休渔期。老农场时期的渔业队，后来叫服务三连，最后叫二十七连，它先后拥有过四个渔梁子，分别是上梁子、中梁子、西梁子和下梁子（即外七里沁子渔梁子）。

   由于原始黑土地被迅速地开发，至六十年代末期，降水量和沼泽的蓄水量急剧下降，建立在七星河中游的上梁子和中梁子的河水太浅，甚至枯干，已经不具备捕渔的经济条件，逐步废弃不用了。西梁子距离下梁子只有三十多里水路，实在太近也废弃了，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就仅剩下梁子了。上梁子我没去过，所以不知道距离二十七连有多远。中梁子在连队的西南方向，直线约十余里。下梁子在连队的正东偏北方向，直距三十多里，多半都是沼泽地。水小的时候，在有经验的老职工带领下，空身可以通过。如果要运输物资，必须走水路。既便走水路，从连队到河边这六七里的沼泽也是躲不过的。走水路到下梁子，七弯八绕，也要一百多里，如果划船就是多半天的路程，路途的艰难险阻可想而知。

        二十七连还有一处地方不能不提，这个地方就是莲花泡。莲花泡坐落在挠力河的东南岸，完达山的脚下，在二十七连的正东偏南。如果横穿沼泽，有三十余里路，除了冬天直接是过不去的。夏天，先要划船至下梁子，再逆挠力河而上，两天的路程。莲花泡原是六十年代老农场时期采伐大队的菜地，采伐大队撤退时，由于渔梁子没有菜地，就把这块菜地留给了渔业队，也就是后来的二十七连。这块菜地稍微大了点儿，六垧九十亩。渔梁子那十来个人吃得了那么多菜吗？全连也吃不了哇！种也种不起，只得放几个人在那里种上苘麻，捎带看着采伐大队留下的一些傢巴什儿。

         连长吴正才慈眉善目，处处流露出军人的气质。副连长王家康和蔼可亲，圆圆的脸庞笑起来就像布袋和尚。大家都说王副连长出身书香门第，父亲是个大学教授，但他从不谈起这些。他年轻时学习过拉京胡，在我和孙英茂的请求下，他给我们演奏了《夜深沉》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京剧曲牌。我连最爱开玩笑的要数王洪安和宋同和；最强壮的小伙子是王忠文、贾元和、熊代平、宋德祥、王新生和田群。我们连的付长胜来自人口最少的赫哲族。他精通打渔和打猎，并且长期住在渔梁子，从事渔业的生产和参谋决策工作。他本人爱说爱唱爱喝酒，最爱唱的是赫哲人的赫尼娜调《乌苏里船歌》。

         我们连队的知青主要由六七年的北京老知青，六九届的北京知青和六九届七零年到达的天津知青组成。老知青们素质很好，很懂得照顾晚来的知青，经常在生活和工作上帮助我们。

         二十七连有两件“宝”:  第一件是我们连队的两头犍牛。在农村有牛不新鲜，但是这两头牛可不一般。它们身材高大，沉稳强健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，每一头约有三米长，黑白花。看花色有点像荷兰牛种，身高也比普通牛高出一大截。牛蹄子有饭盆那么大，粗壮坚硬的牛角不长不短在头前形成漂亮的圆弧，一双溜圆的眼睛就像两只灯泡。它们老成温厚地看着观赏它们的人。喂牛的老肖头告诉我，一头牛有一千多斤重呢。这两头牛长得一模一样，让人无法分辨，显然是孪生兄弟。由于这两头牛身高力大，驾车从不用挂前梢子。笨重的牛车驾在它们的背上就像一辆玩具车一样显得滑稽可笑。当我们去渔梁子时，就给它俩套上牛爬犁，运送物资到河边。到这时我才明白，不是这样的牛，很难拉着沉重的爬犁通过沼泽地。这大概是上级特意为我们连配备的吧。当时我就想，这样的品种应该保留并大量繁殖下来，将来全国的牛都像它俩那么大，那该多好。

          第二件宝贝是狗。狗怎么也是一宝呢？荒友们都知道，兵团里的知青是不许养狗的，我们二十五团也不例外。但是，二十七连的两位知青得到了特许，每人养了一只。他们俩就是六七年的北京知青马太生和刘路生。二十七连的老职工和知青们长期生活工作在草甸子上，树林中，上山下河，那可都是野兽出没的地方，没有狗太不安全了。他俩喂养的都是母狗，叫一样的名字“赖牧师”。由于马太生和刘路生都住在知青宿舍，那狗自然一半是他们俩的，另一半就是知青们的了。两只狗一只黄，一只黑，大家叫黄赖牧师、黑赖牧师，它俩和大家朝夕相处，得到所有知青的喜爱。

   黄赖牧师心气高傲，在发情期从不让其它公狗靠近，它意中的白马王子只有老虎。老虎是二十八连打更的老明光养的一只公狗，它身材高大，豹头环眼，强壮凶猛，动作矫健，虎虎生威，它的父亲是二十四连有名的“大傻子”。老虎是我兵团生活中见到过的最棒的狗。黄赖牧师与老虎生下的狗仔个个虎头虎脑，与众不同，并且公多母少。头一窝五个公仔都已长大，它们分别是：孙祥斋的青子，闵宪兰的赛虎，宋同和的傻子，徐文坤的豹子，还有李世吉的花腰子。第二窝也是五只，都由知青抱养了：我养的黑子，贾德山养的奔儿了，马太生（前）周建勋（后）养的猞猁，王新生养的那只也叫傻子，李志强养的母狗叫花豹儿。这些公狗肩高都在六十五至七十公分之间，它们共同组成连队的“保安队”。当我们穿梭在林海雪原时，它们就是我们的“保镖”和狩猎的好助手。由于是窝狗，在狩猎中互相照应齐心合力。这就是二十七连以赖牧师为首的，以老虎为血统的狗的家族。